新齊諧

隨園戲編

杭大宗爲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爲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浩

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
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
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為觀音所
薄不許即歸原位因向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
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願散蕩遊行自
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
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
仍求觀音收錄曰我墮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
祈遂替我念藏經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
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往宮矣語畢

上座大歎笑曰施彻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兒大有喫處田允兒者俗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溪甫在江西見有兇取魚鱉者曰至水濱禹步持兇波即騰沸魚鼈陣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獮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勢欲相攫其人急以碌蒙首走物奔來躍上背抓其額人即仆地流血迸絕衆咸奔救物見衆至作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甦土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鱉爲子孫

吾食其子孫故來復仇耳其爪銛利遇物破腦非嵩首而得衆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庚戌適先生觀察川西時有火夫陳某麁悍嗜飲一夕方醉卧覺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鬚髮皆白貌亦奇古朦朧間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已不甚驚怖時初秋適獲單衾因舉以裹之且挾以卧曉視衾內有一白鼠長三尺餘已壓斃矣始悟據腹老人即此怪按此即王策龍所云仲能者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雀報恩

周之庠好放生尤愛雀居恒置黍穀于簷下闌之中每晨明倚窗如故忽病氣絕惟心頭温家人守之四晝夜甦云初出門獨行曠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懼疾馳數十里見城外寥寥無烟火俄有老人杖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孰與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無傷導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綸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責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導兒至此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隸來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與其祖相爭奪忽雀億萬自西來啄二隸隸駭走祖父翼之出羣雀隨之爭以翅覆之庠約行數

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雙月復明至今無恙

金姑

蕩山茶肆金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爲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賄匪縣役知之思分其賍相與牽扭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四十女哀號涕泣伏陳生臀上願代令以爲無恥愈怒將女亦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爲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扑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爲合邑戒

且貯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娶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褲中護其臀令牽見曰是下身纍纍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觸掌嘴數百後乃再决滿杖歸家月餘死女賣爲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爲治强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剝紫綾褲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日炙之猶慮其消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

是令日全姑美不加杖入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入道我得錢劉曰爲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當有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遷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簾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臂然召醫視之醫曰不救矣成爛桃子色矣令悶心惡之未十日卒

奇勇

國初有二巴圖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

劫營黑暗中已爲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妓

紅毛國多妓嫖客買酒召妓剝其下衣環聚而吐口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畢放賞號衆兜錢

西賈認父

錢塘銓部主事吳名一騏者初舉孝廉入都會試僦居旅次有西賈王某來云其父臨終言往生浙地某處爲吳氏子其終年即銓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都中現寓某處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訪

問乞一覩顏色銓部因事屬怪異不肯出見王賈痛哭遂辭而去王賈甚窘並無所希冀而來者以故人笑與公之遇吳作吏部主事數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爲能還之徵及榜發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瘵疾亡臨終請岳翁李某來要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許之潘卒後翁忘前言女竟改適

將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教讀張先生者聞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爲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尙歸葬于女氏之黨況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說鬼不能答但走至張前張口呵之一絲冷氣如冰臭不可耐從此女病愈而張嘴歪矣李德之延請在家合村呼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釘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回作亂蔣爲所害三年音耗斷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裹其頭所穿衣有釘補褂舊痕

告其姪曰我子某月日為亂兵所害屍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刼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僮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棺歸啟視之頭骨斫作數塊身着紅青緞襯隱隱有襯褂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涵中方伯為部郎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臭氣一道從窗外達于中庭嗅而迹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衆人睡齊有連呼其者僕姓名者聽之

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塡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床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出神買鯗數片托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獪耶將鯗擲其頭少頃賣瓜者神歸以頂爲鯗所污彷徨床側神不能入大哭去尸亦漸僵

柳如是爲厲

蘇州昭文縣署爲前明錢尚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縊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

任家曰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廂老嫗喊救命聲毛公奔往妾已不在床上尋至床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觳觫而立云我卧不吹燈方就枕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徧體作噤有梳高髻披大紅袄者揭帳招我隨挽我髮㨃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後眼目爲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才放我走窗外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膽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破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爲尚書

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爲厲拔(?)金史蒲察琦傳琦爲御史將死崔立之難到家别母母方晝寢忽驚而醒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頭司馬

如皋高公巖爲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橋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扃某以屋尚整潔遂借

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當既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屢聲窸窣小門砉然頓闢見有補裰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某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道而門外鎖已爲其僕倒扣去某大呼瘖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牆繚之叉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項上雙眸烱烱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

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救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甦猶謂兒之來攖巳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爲同知者解糧誤期爲大帥所戮柩行至此資斧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爲賫柩資並寓書於楚令其子領歸

驅䰠

吳興卞山有白䰠洞每春夏間即見狀如匹練起空中游漾無定所過之下蠶繭一空故養蠶時尤忌之性獨畏鑼鼓聲明太常卿韓紹曾命有司捄薄矢逐之有驅䰠文載郡志近年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

者具控於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曰汝所控已准其夜
當命元衣眞人逐騐但爲魚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數
彼以貪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
候可也范至期集數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
作見前山有大蝙蝠丈許飛至洞前瞬息諸小蝠羣集
者不下數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燈一點如引導狀范悟
曰是得非所謂元衣眞人乎即引火縱燒烟草俄而洞
中聲起如潮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蝙蝠圍環若布陣然
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羣打鑼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
許匹練飄散如絮有青氣一道向東北而去蝙蝠亦散

次早往視林莽間綿絮千餘斤或青或白觸手腥穢不可近自是蟻患竟息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雍正間有海船飄至臺灣之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貲貨頗多因家焉踰年有同夥之子廣東人控詞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道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計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漸次病死某等亦糧盡餘荳數斛植之竟得生荳賴以充腹一日有毛人長數丈自東方徐步來指海水

而笑某等同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揮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解既而有悟急篙帆試之長人張口吹氣蓬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縣官察驗得實多容廣省以所有貨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土人云此名海閘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屈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爲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屋脊

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無損壞河中忽亘起土埂升出白光一道竪龍溪而去怪風隨之溪中漁舟數十俱爲白光所迷俄頃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時見漁舟捕得白鱔一條重五六斤不敢匿獻之烏程令其適令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某者上水神也爲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見鱔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光得毋即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后爲其父母營葬於下山起民夫開地道而出葬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欲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書忽陰風一陣有縊死鬼披髮流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敢無禮犯我郎君即揮臂打鬼鬼踉蹌逃出妻謂秀才汝癡矣夫婦鍾情一至于是即緣汝福薄故惡鬼敢于相犯盍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即秀才唯唯妻仍入棺臥矣秀才呼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猶

火牛幅于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擊鼓門斗俞龍素有胆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柳一株周命鋸之爲薪中有箭橫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目是年中一陳姓者

揖鬼仙

蘇市閶有陳一元者棄家學道購一精舍獨坐其間內

加鎖鑰初辟粥飯繼辟蔬但飲石湖之水命其子每一月餉水一壺次月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貿其壺以進焉孫敬蔡秀才聞而慕之書一紙條貼壺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惴惴恐不許也次月往探壺上批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年僅四十許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修道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數其心所思想處孫坐良久一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反動理之常也汝一个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道遂教以

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來因食物過多致身體堅壅腹中饑蟲叢起易生痰滯學道者先淸其口再淸其腸餓死諸蟲以蕩滌之水爲先天第一眞炁天地開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爲修仙要訣但城市水渾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淸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喀有響然後甘味才出一勺水可度一晝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漸輕淸并水可辟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一元何師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至下店必向匣絮語片時然后安寢心大驚疑鑿壁竊

之見少年放匣几上盤趺再拜一老人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白鬚飄然兩人相與密語聽不可解但聞有窺道者有道窺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請曰先生可安寢乎老人頷之遂將老人摺疊如紙絹入一般裝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窺見故告我來歷許我爲弟子而傳以道也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椅僅三十斤孫以兩女未嫁故乞假而歸假滿再往余見之于虞澤張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頂門無髮

癸巳秋張明府在毘陵遇楊道人者童顏鶴髮稚頂門

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衖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人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謂既而思之知脖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墻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吸之

香虹

吳江奚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姓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詭譎因與其女曰夜媒孽其短劉恨不能伸來時嫁貲頗豐爲其姑逼索且盡未朞年染

病床褥姑謂其甥也不許其子與見劉抑鬱死忽一日其亥登床月批其頰歷數其生平之惡且云姑使我不與郎見亦是姻緣數盡然爾輩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數日爲設醮亦不應姜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特香虹之過我不饒他香虹在側忽瞪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墜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閔玉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二更時有儀從輪馬相迎其殿有五

先生所蒞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鑄處閻羅王賜官署事有所瞻狥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齋粲畢便吐出之三條三視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即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為也非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迹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

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並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卽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荅余知李素誦大悲咒爲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爲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役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丸已滑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鐵丸始定方理別

衆而歸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
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
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
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語久破老子說
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
大蒜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炙之抽其腹腸而炙
食之竟無一人爲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
爲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

闕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閘之戲應聲曰開頃刻砉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童進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甚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忽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

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耽耽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亙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緣薄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曰四川大力河水

冲决溺死萬餘人

新齊諧卷十七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庄房土人恐其膽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土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蹁躚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踪而至李庄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胆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

是一髑髏咬攩柵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雞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復不見問之主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黿殼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為巨黿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黿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黿者賞百金船戶爭以猪肚羊肝套五鬚鉤為

餌上繫空酒罈浮于水面晝夜不絲兩日後果釣得大
黿數十人挽之不能起乃以船艙繫巨石磨盤用四水
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羣以利斧斫之滾地成阬
咂咂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
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苦無所
用乃搆一亭以黿殼作頂亮如明瓦至今在鎭江朝
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
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心疑是女魂置之

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是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案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為旦夕事不久與君為全類何必先祟過訪者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長嘯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人老人與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學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為余言

妻眞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臥炕中每夜鼠鬬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銃亦若不知畏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爲其女同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懽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眞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汚穢其符張公怒延張眞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貍封入甕中合家皆以爲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進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詐不敢來尋我淫慾愈甚主人再謀之眞眞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

無錢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激口見窗外一物大如驢兩眼黃薄伏階下張生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物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爲扶皺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爲妻鄉點心與啖皆河子

石也婦人吸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又見僕婦其來時使有勇者與格鬬良久婦人曰傷其錘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錘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傳爲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遷則缸先遷空而起若有擊之者官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從不着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

主鍾公醴泉邀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需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懸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學陳命衆題額標過三堂則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黄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尸也牲血淋涔皆歷年來所享總衆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隙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肯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載天台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賓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

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房屋樹密甚多燈火熒熒然帶微綠色內有人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班人鑼大鼓擾亂取厭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燭盡不許休息又無酒飯犒勞簾內婦女堂上賓客語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顧姓者不耐煩竟自塗臉扮關公借荊州一齣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訪拿王三躲避其弟名仔首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憫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昏作速遣還寬限一月訪拿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母家聞來吵鬧而瀕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賠衣飾須盡入棺中我才能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

攢殯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汚汚畢取其珠翠首飾藏與懷將於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啓殯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娶太守聞之命斮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匣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符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眞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鬬氷雹齊下所

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爲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爲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斷務以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爲譫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妾哭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托

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譁然知閻公果爲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隨園瑣記

余姨母王氏倒床將死忽轉身向裏卧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廪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二補廪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大爺在屋梁上呼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閽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爲燒之目始瞑甲戌

秋余病危見白面小童戴纓帽跪床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八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年飲胡椒湯駒次痢覺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湯一笑去矣嘗熱重時覺床中有六七人縱橫雜臥或我不欲伸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臥而彼擾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蕃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个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

曰與女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余戲謂跛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彼僕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夢一僧狀獰惡持梃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團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膜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閃開領吾一梃貢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束數百萬筆爲大桴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臍擊入如烈火鑽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爲關帝戊午生

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强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過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一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床上翌日來視其水過時不滴者曰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刃七八寸入

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
可救拔刃揮斷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
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
粧步罡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
其聲幽渺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逝火與之
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不接火之人死
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脚踏土上頂無所妨
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術守層層醫要作其神祭甚多
余婿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捕鬼房中有物如
大蝙蝠投入床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焼損鬚賴

大怒命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置床下鬼啾啾求饒久之而絕嬌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爲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冉冉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聞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爲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毋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床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臀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爲祟鬼所禁吾力不能支竟死

馮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鷹淸河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擊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梳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鎗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爲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鞢素褶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爲汝中表姑旣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徑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偕來少息

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爲之動老婦曰郎君遠來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韃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鎗幾爲所中鷹遂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爲鬼默不敢語因託請如厠出門上馬而馳懷坐七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岬亡豎其夫人并

女同趕丁此

天厨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坐爲之不懽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之作餞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厨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踰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過太平書坊得椒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卧聞

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遲云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遲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枕藜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訴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擬數頁回顧已身卧竹床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擬數頁而次日友山訃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瑔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

言倘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衙衕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揶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聚[illegible]卒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神廟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爾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將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

角撼公卧床震撼不已隨患瘧牛歷其腑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鬼乃敢揶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爲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荅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佯爲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孕十四月産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擲渠之河化爲小龍騰空而去逾年李婦卒方殮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爲立廟虞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斯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爲大戚其門亟走蘇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産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

老人也遂爲我迎匊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識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戲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遇一紙與河間人袁某道別緒甚欵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爲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畫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邀佰鄉召妓

執猊到五臺山遍召山下妍媸與少年貌美陰巨者終日淫媟裸裎臨觀之猶以爲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詔逮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冊翁擲而坐色界天誤矣即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懶與其前世有舊往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粧紅肚袜褋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淫一女其旁偏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懽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御州徐巖容者尊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崔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為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鴈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崔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襪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別去嗣後登高臨深隨得如意入滇南出靑海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磧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溲于皮囊上者

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鉤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啼雜沓如獐麋麂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蜂蛇從空中過驅群獸而行長數十丈頭若車輪徐惕息屏氣而伏天明出叢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鑊爇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遺溲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或飢亦不知然色甚和覩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似震林谷若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

四海仍舊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女首斷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蒙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甚買棺殮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氣浸入棺中女復甦呻吟有聲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姦之寺其徒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時斧斫殺之脚以

女相盜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畜髮爲火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還下乳虎二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爲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母控官訊鞫得實稱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爲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劒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

酒至半斤妓妾受其蠱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厲求丹竈艮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爲邱眞人所見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眞仙下降燒香者畢集楊往禰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摺能送風而行風吹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敬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與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

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静室跪其下衣曰論道無私有翅不飛汝亦知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交傳大喜且自恃採取之術欲乘身而上須臾精潰不止委頓于地尼喝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乃身臥破屋內開門外有賣漿者匍匐告以故舁至家半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咸往祀焉每夜眾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雞姦如魘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

旦起摸索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揶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溺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釘釘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瘞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亂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塋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支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枚也大駭遂命傍舁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爲余言并云偶閱五色線

說部某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耒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痞甚夢中有白鬚老人捫其身至下體女羞澀叟出白須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鄉令張錫組署耒陽篆陶悔軒方伯以會審來晤驗之果然而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隙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徠

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渙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

以孽兒戲溺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臀青矣疾小瘥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狗同鄉情面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污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邃庚戌翰林嵇州人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一射天箭

嵇州陶發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按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

害我嘗殯前蕭死舉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藝興請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冥譴之簡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玉符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着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玉符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俟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掣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

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父即壽而者大師父判曰取玉奇生平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僉星照耀其權乃紫金石為之凡善事用紅標簽惡事用黑標簽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輕黑重矣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簽為所壓紅簽重不可量壽而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陽增壽一紀玉奇懺悔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悉行不總此常州劉瀦詞名某者抄家產也劉被抄時所稱首產僅戶陳父甚多縣令某欲按數比追玉奇悶承委是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燬

笑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歷秤者是此事也玉哥至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炘未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書師苛奎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敘寒溫畢道冤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頷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

燈四盞光熒熒然寠暴莊知爲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夭死老壽四柱名曰班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孫某云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吏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吏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鄰死久矣一見便來握手且托云我葬某地棺爲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葬爲安莊自夢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啓墳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爲某中部耶不肯向

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玄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蘇中立可憐有陳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爲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乩仙何人曰我葉天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譏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乩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爲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

得不往衆駭然問爭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屢宇甚寬旁有古棺纍纍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爲怪一夕月明時棺中豪然有聲頭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鬚手指其腹自稱餓渴求祭吳許之自指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界曰此明朝萬曆皇帝所賜也今以爲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爲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朝侍郎以子

孫恭名啟于風水故未葬耳

沈椒園爲東獄部司

蘇州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歿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擁前拱揖沈携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閽者傳諭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爲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徬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査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才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盛曰若如此我

當再拜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盛仍詣蔡門向閽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故閽爲傳入頃之閽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述來意求不能待至冬月卽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不待婚嫁也蓋以此語覆查相與歔欷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憮然不樂其時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